

在黑夜抽筋成长

杨葵 著

有人在大白天里彼此明争暗斗

有人在默默耕耘默默从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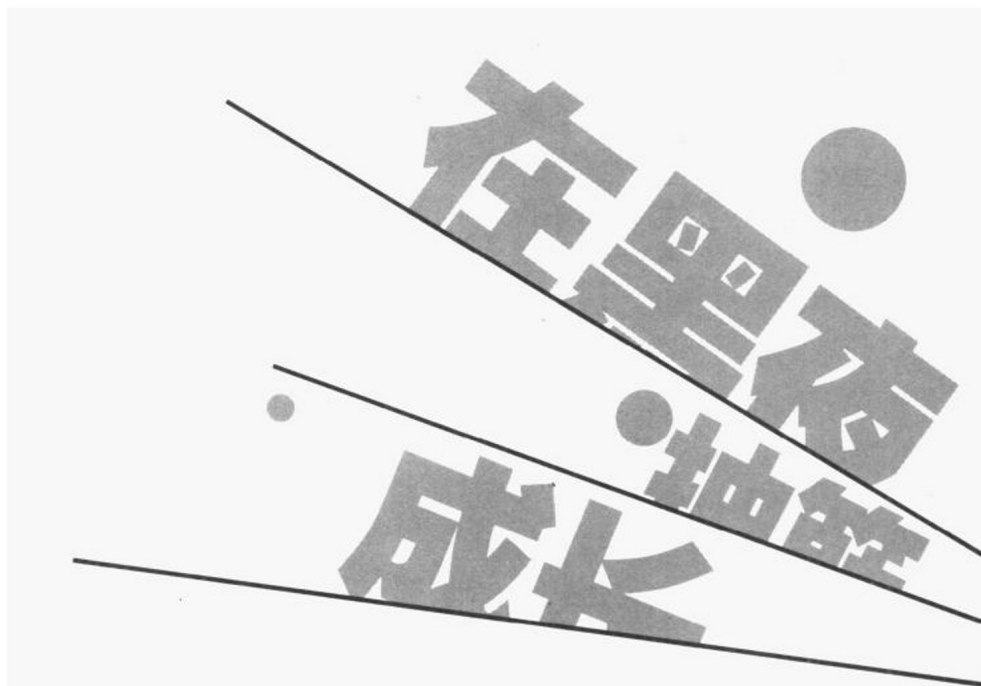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在过着他的太平日子

有人在黑夜之中抢来歌声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在黑夜抽筋成长

杨葵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黑夜抽筋成长/杨葵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1.1

ISBN 7-5039-1994-9

I. 在... II. 杨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1280 号

在黑夜抽筋成长

杨葵 著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625 字数 148 千字 插页 7

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9-1994-9/I·861

定价:14.00 元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辑 有人在大白天里彼此明争暗斗

- 眼下的文坛 / 3 写在墙上的脸? / 7
别不拿村长当干部 / 12 娱记娱记奈若何 / 15
先学无情后学戏 / 19 标题时代 / 23 “参考”未遂 / 27
魔怔的收藏 / 30 旧意新居 / 33 为了忘却的纪念 / 37
制造悲悯，以及死亡 / 40 以宽容的名义 / 43

第二辑 有人在过着他的太平日子

- 在察腊 / 49 在简单中旅行 / 56 在芙蓉镇 / 60
三十而历史 / 65 念 想 / 68 明天的事 / 71
看风景 / 74 接受细节 / 77 贺年卡 / 81

在黑夜

抽筋成长

怀旧 / 84 坐 / 88 一场游戏一场梦 / 90 国庆节 / 97
心不宽体也胖 / 102 邓丽君·崔健·莫扎特 / 104
我的抽烟 / 107 坐火车 / 113

第三辑 有人在默默耕耘默默从事

闲话阿城 / 119 漂泊的王安忆 / 123 陕西人贾平凹 / 129
玲珑通透陈从周 / 134 雅俗都不是的陈彤 / 137
卫老 / 140 后园里，看见墙外两株树 / 143
中年重读《长恨歌》 / 146 六面玲珑两面刺 / 148
人与鬼气以及诗意 / 152 《晃晃悠悠》序 / 157
《沉雪》的记忆 / 159 矛盾与抉择 / 161
福兮？祸兮？ / 165 厚积薄发 / 169
横看成岭侧成峰 / 172 书籍的金字塔 / 176
所谓“做”书 / 178 “概念书”的概念及其诞生 / 181

第四辑 有人在黑夜之中枪杀歌手

夜的声音 / 191 夜行动物 / 194 夜行发烧友 / 198
与夜重逢 / 200 夜里休闲闲不住 / 203
假如在冬夜，到台北逛书店 / 206

辑外辑 什么与什么

水与火 / 213 近与疏 / 216 人与鸟 / 219

珠宝与内衣 / 222 漂泊与停泊 / 225 读书与作文 / 229

榜样与偶像 / 232

后 记

第一輯
人在大白天里彼此明爭暗斗

——

——

第一辑

眼下的文坛

眼下的文坛，也真是热闹。想想早几年，还在义愤填膺地为一些概念性问题争论不休，什么是新写实主义？×××算不算新乡土作家？新体验到底体验了什么？等等，等等。翻翻那会儿的报刊，最常出现的一个词叫“商榷”，商来商去，一商就是好几个回合，也是针尖对麦芒，脸红脖子粗。但是比比现在，真是小巫见大巫，提也不要提了！太温吞，太心平气和，太“请客吃饭”，哪见半点真性情！

眼下呢？个性充分张扬了，上来就骂，刀枪剑戟，十八般兵器齐上阵，刀光剑影，血光冲天，非狗血喷头、非置之死地决不罢休。于是就有了大大小小、南南北北、老老少少的若干场殊死搏斗。战场以形形色色的小报为主，兼及花里胡哨的时尚杂志。更有聪明的书商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及时备足剪刀浆糊，将对骂文字分门别类，汇编成书，轻而易举地就赚了钱。尽管是蝇头小利，可是，苍蝇肉也是肉

啊。

骂人是恶习，此风不可长，理应及早被除。但是细究起来，骂人者也有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的道理。无风不起浪，路见不平才拔刀，谁也不会无端地就火冒三丈，全因寡廉鲜耻者越来越多，非往你眼里揉沙子，躲都躲不及，想心平气和，想谦谦君子，也实在是难。

比如名人出书，开始也还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回忆回忆成名前的苦，感慨感慨成名后的累；仰慕仰慕有一两面之交的更大的名人，再渲染渲染周边的桃色事件。挺好！朴素，老实，就把自个儿定在娱乐小报、八卦新闻的位置，正点！可是出着出着，就得意忘形，乱了方寸，竟谈起了东西文化，更有甚者，还要谈谈思想！

顺带说一下，这类书中有一本，书名叫个“痛并快乐着”，我至今不明其意，也曾请教高人，答曰：“处女失身之心路历程也！”像是胡说八道，所以我不信，继续琢磨。

又比如某些美女作家的出笼。“美女作家”一词，本来就是几个无聊文人茶余饭后的消遣之谈，无可亦无可，竟然真有花样年华的姑娘嗅出商机，“借壳上市”，赶紧回家翻箱倒柜找日记本，摘摘抄抄，串连成段，包装上市。一朝浪得虚名，立即杀个回马枪，满世界表白对“美女作家”头衔的深恶痛绝。一来一去，两个回合，很像前人总结的恋爱秘诀之一种——借书还书，只为多一次接触的机会。

又顺带说一下，对于大多数当下的所谓美女作家而言，

4. 否认自己是美女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因为出了名就得见公

众，本来确实略欠姿色，与其等别人来揭穿，不如不打自招算了，好歹也落个坦白从宽的下场。

再比如，新近冒出了若干“著名作家”——我因职业关系，一向注意搜寻要推文学这条大江的后浪，每逢读到朝气蓬勃的新人新作，必在亲朋好友间立即广而告之。检讨起来，也是老厚颜无耻地想当伯乐。不想某日读报，忽然看到上边发表了几位“著名作家”对某桩时髦事件的议论。当即要骂自己是井底之蛙——依那报纸对这几位的重视程度，几位必定著作等身，至少也曾名噪一时，而自己竟全然无知！幸好“著名作家”名下各有简历，读后才打消了自骂的念头——迄今为止，这几位“著名作家”各自写过一至两个短篇小说，总计一至三万字不等。

再顺带说一下，其中一位“著名作家”简历如下：×××，××年毕业于××学院。作品有：××××（《××文艺》2000年第×期）；××××（《××文艺》2000年第×期待发）。

请格外注意：“待发”！

如此这般，叫人怎一个“忍”字了得！直想急流勇进，痛骂两嘴而后快。可惜自己生性与人为善，难有刚烈之语。唉！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吧。

近来在学近代史，借阅了不少上个“世纪之交”前后的报刊，猛然发现近百年前，也曾有《礼拜六》等大小报刊红极一时，一百年前的舞台上，也是著名作家层出不穷，美女们招摇过市，名人们夸夸其谈。而时至今日，无数名噪一时

的人事，早已烟消云散，随风而逝。

曾有智者说，历史是螺旋上升的。这话有点儿深，翻成大白话，就是风水轮流转，转来转去就那几样小花招。由此看来，当大兴读史之风。历史历史，先知道了都曾经有过些什么，才能从从容容地去历，才能由此及彼，举一反三，窥一斑而见全豹；从而才能处变不惊，见怪不怪，视一切恼怒嗔怨为过眼云烟，换回一副好心情。

第一辑

写在墙上的脸？

写歌词儿的高晓松出了本小说，这让我高兴，因为我曾经喜欢他的曲儿，现在又在干着小说编辑的活儿，所以自觉有点儿跟名人“接轨”了的意思。但是看完小说，觉得这轨不接也罢，因为这么多年，我妄图接轨的对象从“高小痞”（作者自谦语）到“高大火”（源自作者另一自谦语：“咱火了”），没什么变化。

没变化就没变化了，不算什么丢人事儿。大供给车不算臭，就把他当大供吧。大批五十多的人，还老摇着“校园文学”大旗呐喊呢，高大火还年轻。

怕就怕得便宜还卖乖。“大供给车不算臭”，仔细听听这话，明显有既往不咎的意思在嘛，就别再说什么了。可是高大火不仅说，还送到了大庭广众的“墙上”，生怕人不知他对校园文学之矢志不渝，这就很不好。

老早以前，一位老革命家谈到死亡，他说：人总是要死

的,不然孔夫子活到现在,我们问他,多大啦?两千多岁了——说到这儿,老革命家也说了这句话:这就很不好!

高大火近来频频接受媒体采访,如果记者问:高大火,最近干些什么?

还在写校园文学。

我也要说:这就很不好!

但是没有记者这么问,高大火也断然不会承认自己还在写校园文学,他有大堆火话还没来得及抛售,且顾不上自己反思呢。

名人都忙,又在墙上,众人盯万人嫌的,看在差点“接轨”的份儿上,我来越俎代庖,说说高大火的校园文学。

高氏校园文学的特点是做减法,把一切写作对象减化为两个词:风花雪月和愤世嫉俗。要不长发飘飘,垂到腰际;要不满脸青春痘,睡在上铺抽闷烟儿。偏偏不能过正常日子说正常话。

有人嫌他书的序言写得特别调侃又得意洋洋。他马上反驳道:“序言一定要调侃,不然还能像跟念悼词似的,把我一生光辉事迹好好说一遍?”这话真是霸道,为什么不调侃就得是悼词呢?知为知,不知为不知地有话好好说不行吗?但是仔细想来,这也难怪,他好做减法,逮什么做什么,即便是小如序言者,也难逃其“减”。

又有人嫌他小说故事没讲完,突然就结束。他又“减”道:这是个技术虚荣心的问题。

概念到底为何，本来没懂，所以无从议起。可他自己又举了个例子，他说比如王朔，“甚至不想让一句对白重复一次，但他的小说从头到尾充斥着对白，他能从头到尾十多万字的小说不再重复这句话，就说明他是一个特有技术虚荣心的人，而不是胡写。我看古龙、温瑞安的书，那一句对白可能在一部小说里重复八次至十八次之多……”这倒真是你说了我更不明白了。王朔小说和古龙小说没什么可比性，一个是要闹经国之大业(虽然自己老自谦为“顽主”)，一个不过是要换瓶酒喝。再说，重复不重复也分是个甚，如果你要把重复不重复当成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，那你一段曲儿里，歌词变着法儿地重复两三遍又怎么说?!再进而言之，你的小说跟你的歌词，内容、情调甚至细节都在重复，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呢？

又有人关心高大火的写作地点，说到三里屯酒吧街。他再次施展减法奇术，高屋建瓴地脱口而出：三里屯实际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下午、晚上跟夜里共有三拨人，下午是一堆白领，晚上是等点儿什么的人，到了夜里，全是醉生梦死的人了。

甫一听此话，把我吓一跳。先想到了自己到底算作“三种人”之哪一种。我平日也好赶个热闹，常去三里屯，可我下午、晚上、夜里都去，甚至有那种一天之内一趟不落的情况。如果因此就将“三种人”的帽子全都扣到我头上，怨我受用不起。

还有人说他的小说是失败之作，高大火又堂而皇之地

“减”道：“但我现在听到的反响还很好，无论是出版商还是王朔都认为我的小说还不错。”

如果高大火对自己著作发行量的心理预期值只是两本，一本给出版商，一本给王朔，此话无可厚非。否则，这话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我也实在无话可说了。

其实高大火还年轻，有错还是可以原谅的，虽然他每句话说得满满的，但还是难免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自相矛盾。比如他一边说道：“你看我写的歌也好，小说也好，剧本也好，其实没表达什么东西，我觉得有意思就行了。”可一边又义愤填膺地说：“很多东西想表达没表达出来，在那儿说了一堆废话，这能叫一首歌吗？”

不过这种矛盾，想来高大火也是随便一想就可自圆其说，大不了就做减法呗。但怎么减，我不会，得听他的。

话说回来，做减法不是坏事，但要在加法的基础上做，而且这加法，应该是就着一事儿想深想透那种的。会好几门手艺(这也是高大火爱用的词)，那不是我说的加法。

小时候，小屁孩儿们在一起抖机灵，玩脑筋急转弯，问人家：知道全世界一共多少厕所吗？真机灵的人马上抢着说：我知道我知道，两个，一男厕所一女厕所。现在想来，这也是用的减法原则。这种减法的好处是自己不受罪，不必一个个地绕世界去数。

一个风花雪月，一个愤世嫉俗，真像一男一女，倒也刚柔相济，阴阳俱在，应了那句老话：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

10. 但也有好处，就是别人会笑话。